

福泽谕吉



鹿野政直著 卞崇道译

福泽谕吉

新 知 文 库 6

鹿野政直著

卞崇道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靳建国

封面设计：王小飞

鹿 野 政 直
福 沢 諭 吉

清水书院，1973

福 沢 諭 吉

FUZE YUJI

〔日〕鹿野政直 著

卞崇道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本 6.25印张 91,000字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书号 2002·293 定价1.10元

序 言

福泽谕吉是缔造日本近代文明的一位杰出领袖，他于 1835 年出生在一户下层武士之家，1901 年不幸故去。福泽所生活的时代——19 世纪后半期，正是日本历史处于巨大转变的时代。

1853 年佩里率美国舰队首次叩关日本，1868 年明治时代开元，1889 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894 至 1895 年爆发中日甲午战争。若把这些事件联系起来回顾，便知这半个世纪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时期，日本摆脱封建羁绊，开始向近代社会过渡；同时又迫于西方列强的威慑而开国，最后终于成为列强之一。

日本的这种转变亦即近代化，大体具有两个方面的典型意义。一是起步晚的国家走向资本主义化的道路问题。就是说，这类国家怎样才能捷足先登，进入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行列，即所谓速度问题是最大的课题。二是作为亚洲的一个国家，或

换句话说作为在欧洲以外地区的一个国家走向近代化的道路问题。日本近代化则以迫于欧洲世界的压力这一被动形式开始，以加入到欧洲列强伙伴中间为目标，实现既确立它在亚洲的霸主地位，又超脱于亚洲的愿望。

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说，日本近代化具有这样的意义。就是说对于世界历史发展中提出的课题，19世纪后半期的日本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就日本自身来看，这个课题是政治的经济的也是思想的课题。尽管明治时代的人们并没有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但他们都必须作出各自的解答。

福泽谕吉是对这一课题作出最清楚、最概括地回答的第一个人。他的答案用一句话说，就是在日本推进西欧文明。稍微具体一点说，就是使人掌握“有形的自然科学和无形的独立精神”^①。“推进西欧文明”这一观念是在什么背景下在福泽心中滋长起来的呢？这一观念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进而又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在这本书中，我想认真考察这些问题。

① 《福泽谕吉自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以下凡引证此书时，均只标《自传》。——译者

从正面抓住当时日本面临的课题并提出明确的解答，使福泽成为日本近代文明的缔造者。可以说，他为推进日本近代文明奋斗一生，乃至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他的活动领域非常广泛。首先，他是一位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学者。作为学者，他既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又是自然科学研究者。在创办庆应义塾^①和主持《时事新报》社时，他是社会评论家；另外，他还经营出版社。在如此广阔的领域里，他始终一贯地追求“文明”。

我认为福泽谕吉的思想生涯大体可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他对封建身分制抱有怀疑，并以此怀疑为契机，不久便把近代文明作为典范根植于自己心中的时期。这是他二十七、八岁左右的时期。这个时期，他的足迹从中津藩地^②遍及大阪、江户^③乃至欧美。不甘心困居于偏僻的故乡，把活动范围扩展到上述各处，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从学术上看也可以说，这是标

① 现日本庆应大学前身。——译者

② “藩”原是大名(诸侯)管理的领地，为朝廷的屏藩。到江户幕府时代转称诸侯的领地为“藩”。——译者

③ 1457年筑城，1603年德川氏在此地设幕府，以后发展为全国政治中心。至1868年改称东京。——译者

志着他从儒学向洋学转变，在学习洋学中又经历了始学兰学^①、旋即转学英语（指通过学习英文研究西方科学）的过程。

福泽的这一转化过程，典型地反映了日本封建社会的一个青年为文明社会的价值意识所惊醒的过程。我认为这也是他“摆脱封建枷锁、获得新生”的过程。

第二个时期，是他以文明观念为标尺，鞭挞日本现实社会的时期。从福泽生涯上看，是他从二十七、八岁到四十六、七岁的时期。这个时期，他作为文明的指导者普遍为世人所知，无论是他的思想本身，还是其影响力，此期的活动都使他在日本历史上芳名永垂。

在这个时期，福泽相继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西洋事情》、《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通过这些著作，他具体地告诉日本人何谓文明、文明的内容以及体现文明的制度是什么？并且努力把日本人由“臣民”培养成为“国民”。他特别强调所谓文明不仅是指物质文明，更是指精神文明。福泽力图以

① 指江户时代中期以来学荷兰语或借荷文著作研究西洋学术的学问。——译者

这些活动改变日本人的精神面貌。在他的影响下，无数平庸的人们被唤醒，增添了勇气，满怀热情地开辟新生活的道路。我认为这是福泽“文明思想形成和展开”的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福泽继第二时期之后直到六十六岁故去之间的时期。由于福泽作为文明开化指导者的形象过于高大，因此，他生涯的最后这个时期很容易为人所轻视。但是，从时间上看，从明治15年到34年的这个时期，是日本颁布帝国宪法并发生中日战争、决定近代日本前进道路的至关重要的时期。此间，福泽的思想至少在表面上与上个时期有着明显的差别，他几乎专门鼓励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强硬主张日本不仅仅要进入西方“文明”之林，而且要与西方“列强”并肩。

在这种意义上，这个时期福泽的足迹为我们提供了重新思考和反省近代日本历史中所包含的种种问题的材料。这些问题是：近代化是否等同于西欧化？国家优先还是个人优先？日本同亚洲各国之间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关系等。我认为这个时期福泽的思想开始“向富国强兵论转变”。

总之，这就是我的福泽谕吉观。有些福泽论者往往把这位巨人贬低，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得不

希望读这本书的人们能够深刻地领会福泽本人的思想。值得庆幸的是，他的自传很容易搞到，这是一本百读不厌的经典。我热诚希望读者认真阅读《福泽谕吉自传》，体察他的人生，并且树立起自己的福泽观。我相信，在今天繁忙的生活中，福泽谕吉是一位值得我们花费点时间和精力去了解的伟人。

鹿野政直

1967年4月

目 录

序 言	1
一、摆脱封建制度的桎梏	1
少年时代	1
学习洋学	10
旅行欧美	23
二、文明思想的形成和展开	35
《西洋事情》前后	35
明治维新时代	49
《劝学篇》	62
《文明论概略》	73
思维方式的变革	85
启蒙的旗手	99
民权和国权	109
三、向富国强兵论转变	121
《时事新报》之后	121
官民调和论	130
亚洲政略	143

日清战争观 · · · · ·	154
晚年的思想和生活 · · · · ·	167
福泽谕吉年谱 · · · · ·	180
译后记 · · · · ·	188

一、摆脱封建制 度的桎梏

少年时代

下层武士之子 大阪堂岛历来都是商业中心。在江户时代，这里米店、钱铺毗连。各地大名^①为了把米卖给米店老板，竞相在堂岛建立“货栈”。所谓货栈，是大名为销售农民缴纳的租米和其他贡品，在大阪和江户等地设立的兼作仓库的交易所。丰前国中津藩^②（今大分县）也在堂岛玉江桥北头设有“货栈”。中津藩是奥平氏世袭领地，禄米年十万石。

天保5年12月12日（1835年1月10日），在堂岛中津藩邸值勤的武士福泽百助生了一个男

① 日本封建时代的诸侯。——译者

② 丰前是九州地方之一“国”，相当今福岡县之一部、中津即在大分县西北，1732年—1869年为奥平氏之领地。
——译者

孩。百助是一个俸禄十三石米、能扶养两口人的下层藩士，作为会计官被派在大阪工作。他主要负责从中津藩地运来大米，出售给鸿池^①等大阪的大商人。但是，同他的使命身分不相称的是他以酷爱知识而驰名藩内。正好在生这个男孩时，他长期寻找的《上谕条例》一书刚刚到手，百助因此给儿子起名为谕吉。谕吉的出生地就在现在大阪大学医学部校园内。

福泽谕吉出生时，父亲百助四十二周岁，母亲阿顺三十周岁，二人已有一男三女。长子叫三之助，三个姐姐依次叫阿礼、阿婉、阿钟。谕吉作为末子，生下来的时候，骨架大而身体瘦。产婆说“这个孩子若能吃足奶，将来一定发育很好。”百助听了非常高兴，常对妻子说，这孩子不错，等到十岁、十一岁时，就把他送到庙里去当和尚吧。

在身分等级严格的封建制度下，只有僧侣是不问出身如何而能通向荣达之路的职业。后来福泽在自传中说：“当时中津这个地方在封建制度

① 鸿池善右卫门是江户—明治时代在大阪有名的富商。他的铺号叫鸿池屋；他后来是日本的大财阀之一。——译者

下，就好像把东西严严实实地装在箱子里一样，建立了一套牢固的秩序，尽管经过几百年的时间也丝毫没有变样……，因此，以我父亲的想法来说，不论你做出什么事情，终究不会成名，看一看社会上只有当和尚一条路。例如有一些出身贫贱象鱼铺老板的孩子，后来也有人当了‘大僧正’。^①因此，我料想到父亲叫我当和尚必是出于那种想法”（《自传》）。

封建的身分制度是剥夺大多数人的希望，使少数人在傲慢与堕落中偷生的制度。在武士阶级和农工商三个阶层之间，无疑存在着天壤之别。不仅如此，在同一个特权阶级的武士之间也有明显的身分差别。中津藩有一千五百名藩士，他们的身分职称分为一百多种，这百余种职称大别为上下二级，从下级晋升到上级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从下级最高职称“祐笔”晋升到上级最低职称“小姓组”的实例，在奥平藩二百五十年间只有寥寥数人（福泽谕吉《旧藩情》，1877年）。

福泽的父亲百助也是饮恨身分制度的一个人。从小他就被人们公认为是出类拔萃的秀才，

① “大僧正”：僧位最高的僧侣。——译者

敬慕备后国(今广岛县)福山儒学家菅茶山,曾想登门就学,终因家贫而未能如愿,只好作为一名俸禄低微的俗吏安渡一生。想让儿子当和尚的话直接反映了他对自己这种命运内疚的心情,因此,福泽后来说:“门阀制度是父亲的死敌。”

中津的气氛 福泽快满一岁,常由佣人带去看摔跤练习,然而,一家七口人的幸福生活并不长久。1836年6月(月份是旧历)父亲百助患脑溢血死去,年仅四十四岁(有说是自杀)。当时,福泽还不过是刚满十八个月的婴儿。母亲阿顺带领五个孩子回到藩地中津,十岁的哥哥三之助顶起福泽家门。

突然回到中津,宛如进入异国他乡。诚然,亲戚很多,对于孩子说来,堂兄妹也不少。可是,首先感到别扭的是语言不同,福泽兄弟说“是”的时候用大阪话,中津人说的时候用当地方言。因此,起初的好奇心一过,便连话都不愿意说了。另外,发型、衣着也全不一样,和别人在一起时,孩子心里总觉得害羞,自然就躲在家里尽和他们兄弟一块儿玩耍。小时福泽虽然能说会道,到处乱跑乱跳,非常活泼,可就是不擅长爬树,也不会游泳,所以和同藩子弟们很难和睦相处。

即便严父不在,但福泽家却是家风严谨之户。

父亲百助作为学者的家教被继承，慈母身教胜于言教，兄弟间从不吵嘴，不染世间卑俗之风。母亲阿顺心地和善，好天气时，常把中津一个来要饭的乞丐叫进屋，帮她捉虱子。少年福泽的任务是用石头把母亲抓到的虱子砸死。母亲喜欢参拜寺庙，但她又常对我们说：“我去庙里进香就是拜阿弥陀佛感觉难以为情，总不好意思下拜。”村里人经常去看戏，可福泽家没有人去看戏。

福泽父亲故去后，家里雇不起佣人，母亲阿顺既要照料孩子，又要做饭、洗衣，格外繁忙，因此，对子女教育很难照顾得过来。父亲在世时，哥哥和姐姐曾在大阪上私塾，现在家里没人特意劝说次子谕吉读书、写字，任其玩耍。他回忆说：“没有喜欢读书的孩子。我想不爱读书的也不止我一个”（《自传》），就这样，他闲在家里什么事也不干。但到十三、四岁上，开始觉得周围认识的孩子都在读书，唯自己不读书太不体面。

于是，福泽从十三、四岁起才开始入村塾学习。按当时的一般情况看是上学太晚，可他天资聪颖，学业超群。当时他在学校专门学习汉学，从《孟子》、《论语》开始，泛读《诗经》、《书经》、《左传》、《战国策》、《老子》、《庄子》；历史课读《史记》、

《前后汉书》、《元明史略》等，基本上成了一个小小的汉学家。那时，学习不要求理解书中涵义，仅仅着眼于诵读，福泽不满足于熟读成诵，更善于领会文中趣旨。不过，在学识长进的同时，他的酒量也增加了。

次子的境遇 福泽自幼作了叔父中村术平的养子，改名中村谕吉。在封建制度下，次子、三子只是继承家业的递补人。他们最好的就职道路，大概就是作他人的养子。父亲本想让他当和尚，现在，母亲认为让他当养子才是通向幸福的捷径。虽说作了养子，但他一如既往，仍在福泽家生活。

从俸禄体系上看，次子、三子意味着他们是处于比较容易从封建束缚下逃脱的地位。过早继承父亲家业的哥哥三之助，对于封建体制可谓忠心耿耿。对此，即便成了养子，但仍充满次子、三子意识的谕吉是能够客观地看待哥哥秉行的。在《福泽谕吉自传》中有一段对话，足以体现两人的差别：“有一次哥哥问我：‘长大以后你打算做什么？’我回答说：‘是呀！我总想将来成为日本最大的富翁，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哥哥听了马上就很不高兴地申斥了我一顿。我反问道：‘哥哥你将来做什么呢？’他很严厉地只回答了一句：‘终身谨守